

清明节与扫墓始自何时？



一个节日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形象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，此所谓岁时节令，是历代地方志文献的重要一章，而单独成书的也不少，如南朝梁的宗懔，写了一本《荆楚岁时记》，堪称最早的岁时专著。

这本小书里写到了端午、七夕、中元节等今日仍然十分重要的民俗节日，也写到了龙舟竞渡和牵牛织女等相应节俗。但是没有写到扫墓和清明节。

宗懔写了两个和现今的清明节相对接近的节令。其一是纪念介子推的寒食节：“去冬节一百五日，即有疾风甚雨，谓之寒食。禁火三日，造饧大麦粥。按：据历合在清明前二日，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。”其二是上巳日：“三月三日，士民并出江渚池

沼间，为流杯曲水之饮。”在引述很多文献作为考证后，作者加了这样一句：“是日，取鼠曲菜汁作羹，以蜜和粉，谓之龙舌<米+半>，以厌时气。”这就是从江南直到广东都风行至今的青团，或称清明粿、鼠曲粿、艾饺、艾粿。这一食品至今和清明节挂钩，与传统的寒食节、上巳日都渐渐为人淡忘，是不无关系的。

清明之所以由一个节气变成一个节日，还是因为吸收了寒食和上巳的内容。寒食本就和清明相近，唐开元二十四年敕令：“寒食、清明四日为假。”这几天连假相当于把清明和寒食合在一起了。既然有了小长假，那么上巳出游“祓禊”之举也就相应移到了清明。反倒是漳州的风俗仍然有古风，只不过把古时观念里的清明（或寒食）扫墓给移到了三月初三。

祭扫坟墓之举古已有之。《礼记·檀弓上》载：“孔子既得合葬于防，曰：‘吾闻之：古也墓而不坟。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，不可以弗识也。’于是封之，崇四尺。”这是建立了扫墓的物质基础。而到了孔子的再传弟子孟子时，当时墓前上供已经蔚然成风，以至于那位有一妻一妾的齐国人，居然还跑去墓地讨供品吃：“卒之东郭墦间，之祭者，乞其余；不足，又顾而之他。此其为履足之道也。”但这种祭奠的行为并不合乎周礼，因为士大夫都有家庙，而当时的平民并没有祭祖的资格。《左传》就记了这样

一件事：“初，平王之东迁也，辛有适伊川，见被发而祭于野者，曰：‘不及百年，此其戎乎！其礼先亡矣。’”

在士大夫感叹礼崩乐坏的同时，庶民阶级祭墓之举仍然在继续。到了唐开元二十年，朝廷都意识到，堵不如疏，于是《许士庶寒食上墓诏》里说：“寒食上墓，礼经无文，近代相传，浸以成俗。士庶有不合庙享，何以用展孝思？宜许上墓拜扫，申礼於茔，南门外奠祭，撤饌泣辞。食饌任於他处，不得作乐。仍编入《五礼》，永为常式。”这是对寒食扫墓的肯定，而过了四年，有了寒食、清明小长假，扫墓和郊游就渐渐合二为一了，该干嘛干嘛去。

王维在《寒食城东即事》里说：“少年分日作遨游，不用清明兼上巳”，好玩的少年人不止在这一天出游嬉戏；而柳宗元则因被贬外乡，扫墓已经四年无法祭扫，树木也被破坏，而唉叹道：“每遇寒食，则北向长号，以首顿地。想田野道路，士女遍满，皂隶佣丐，皆得上父母丘墓，马医夏畦之鬼，无不受子孙追养者。然此已息望，又何以云哉！”（《寄许京兆孟容书》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唐朝人的小长假，和今天的我们，并没有过法上的本质区别。尽管如此，“清明戴柳”的上巳日祓禊却鬼的习俗已然面目全非了。